

给你

冷中的人,你要相信。

有一个人,他虽在别处静静地孤独,他想温暖你。

被挤压的人,在空间之外,有一个人他一边看天空,一边把世界给你。灰尘,或者别的,如果抑郁,想一想葵花,它忘记日子里的黑,专注于光明。

没有去处,我们的躯体是灵魂最好的房子,青砖做墙,红瓦为顶,理想在上。挡住所有的寒霜,暴雨肆虐,我们的血液是自己的温泉。

如果你是世间最无助的人,不要紧,我的目光坚定,不忽视一张脸的疲惫,可以暂时浑浊,我在,愿意放弃一切俗世的快乐,与你高尚,与你知音。

给你,我的同胞。

所有的苦难让风吹走,一起不畏强权,不畏暴力,不需要流血,让纯真的信念永远美好。

给你,全部的美好。

爱情说——给L

我给了你太多的孤独。

今夜,我用二十八杯酒解释我们最初的相遇。

玫瑰或郁金香都代表了爱情。

酒醉之后,我想把爱情留给我的墓碑。

不要让他醒来,爱人。

他知道你一直很好,他理不屈,但词穷。他以沉默的方式珍惜,斗争和豪迈,他留给十万里黑暗。

苍天不如苍天。

一场豪赌,以纯洁和美好作注。

今夜,我赌全人类纯洁,我赌未来的美好,如果输了,我就拒绝醒来。

拔掉我的墓碑,我埋在了爱里。离离青草像生命中的细节,我听见你的话,如风,情真意切,无休无止。

说爱情,最后的安静和太平。

不吵,他放弃所有的远,在离你最近的地方,辞去。

忧郁

原先说的还只是尘土。

现在,乌云越积越厚。我用豪迈修饰深度的忧郁,兔子和地鼠一同来到田野,一只啃叶,一只咬根。

我不能大声地为田野叹息。

庄稼一望无际。没有任何旗帜飘扬,今年依然丰收。

不允许一根甘蔗长出苦水,不允许麦子垂下头颅。一朵玫瑰却可以带刺,一只铜号可以反复地吹。

气象万千的世界,我原先只说灰尘。

现在,我还看到了乌云。我豪迈地硬汉般行走,因为更加柔软的小草,我忧郁,但不成灾。

我想让自己的男中音在乌云底下缓缓发声;田野的主人,你们在哪里?

谁在啃食麦苗?谁在啃土里的花生?兔子不行。

一个又一个洞穴,地鼠活跃。

锈水

水都能生锈的时候,环境就不伟大了。

一个又一个的英雄,他们不能溺亡。他们临水,然后离去。择一僻地,他们拥有江山的感动。

锈水早就不再呜咽,泪水不生锈,但它晶莹不了一副又一副硬的心肠。

水,怎么了呢?

它走近花,花枯萎;它走近高粱,高粱枯萎;它走近人,人更是枯萎已久。

这小段河流,就是这样地无法成为土地的精神。我提醒自己不极端,不气馁,去想更多的水,别处的水。就是不能删除当今天下,为了最初真正的水而重新活在洪荒的年代。

谁能许个诺言?

一条小河不用请愿,它一定有出路。

历史中大悲大喜的事迹成为我记忆的守望。

从意气风发到平静,占去我三十年的光阴。

史书在我的书架上整齐地排列,我知道,历史不会真正地沉睡。

开窗,让东风吹。

的大山,时光的苍茫就在那山峰之上。

坐着,等待一件事,就让它叫做幸福;坐着,等待另一件事,就让它叫做苦难。

是那道光啊,一閃间,我竟未能看清万物。

时间是这样出场的,它不能让幸福成为永恒,亦如它面对苦难时的无助。

时间,在他们的宫殿里翩翩起舞,美人在反弹琵琶,红烛即使流泪也暂时燃烧出一种温暖。

时间不多了,你们就窒息吧。

谁能是最后的胜利者?

蜷缩在不起眼的角落,时间突然开口说话。

我可真的看不见时间啊,它一直纠缠着我,不离开弃呢。

耳鬓厮磨,好一阵缠绵啊。

我只好联想到最感人的爱情,我看不见你的身影,听不到你的呼吸,可我感觉到了,感觉到了你在好好地爱我。

如果你真的不在了,我要走上数亿年的路程,往回走,走到天地混沌,走到我最初的动物形状,就为了找你;可能,我在向未来走去,走上一万年吧,直走到我们这群人都像鸟一样地飞翔在天空,就为了找你。

你没有形状,你爱我;只是为了同样地你和所有人在一起。

是谁自作聪明,定义了时间的不可转身?

不可转身,我怎么能欣赏它的回眸一笑?

向前,向前,如一场宿命!

时间是高地的风,吹着吹着就把我们众人吹得慈祥了。

太空旷了,再多的事都允许发生;太久远了,再大的幸福也会淡下来;太神秘了,所有的苦难都会痊愈。

天亮了。

云里雾里的问题就不去想了。

下面的时间,太阳将要升起。

我沐浴更衣,神情庄重:是时候了,光明将在时间之上……

给你,全部的美好

□周庆荣

有理想的人

天空飘浮的不再是硝烟。

没有硝烟的日子,已经很久了。阻碍我们视线最多的只是未被温润的尘土,或者是生活中不再纯净的寻常事物。

虽然,依旧有人在行走中劳顿;虽然,工作和学习仍是我们使用最多的词汇。

早上升起的太阳,温暖着幸福的人们,也温暖着更多正在等待幸福的人。

我在旅行的路上,看到一支快乐的羊群,它们吃着春天里青青嫩嫩的草,它们给土地留下了开放的花朵,它们咩咩地叫着,然后悠然地走上前方的山坡。

它们的高度,是发现了另一片草场。

我走远的时候,听到牧羊人的鞭声,还有他信天游般的歌声。

一圈木栅栏,是它们安静的家园?

不想做英雄已经好久了。

今夜,我要做一个有理想的人。

吹去浮尘,世界就纯净了;

吹去阴霾,人间就光明了;

吹去噪音,我们的声音就能传得更远了;当然,还要吹去麻木,我的亲人们充满智慧,他们本来就应该是清醒着的明白人。

东风再吹,如歌如曲,响在耳畔的旋律便是久违了的理想之歌。

开窗,让东风吹。

今夜,我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了……

时间

是的,时间又出现了,时间现在成了主宰。

——波德莱尔《双重屋》

比如我无端地喜悦,想从头到尾。这是何等的美妙啊,我没有任何前提地坐在水池边的石凳上。

石头的冷,我想到北方望不到尽头

故乡的村庄

□李星华

缓慢
终于找到一个词语来说
我的故乡,一个
城南30里路的村庄。

故乡的村庄缓慢得
跟不上一句话。
你说什么,它都顾自在那里。
天晴了,天阴了,
下大雾了。

故乡的村庄缓慢得
是一头老黑牛的胃,
从没有停止过咀嚼。
对每一根稻草都足够的
感恩和尊重,富足就
在它蠕动的嘴角反刍。

故乡的村庄缓慢得
还没有人能够死去。

水走得很慢。

我们也走得很慢。

仿佛只有时间,在我们和水之间疾驰。

时值深秋,朋友从北方来,说要去看水。水,从四面八方走来,汇聚成湖湘大地上鼎鼎有名的洞庭湖。

我们的行程满满当当。从慈氏塔、街河口出发,沿着水岸边,跨桥向西,深入湖的腹地。我们驻留一个叫六门闸的地方,品尝晒在秋光下的湖鱼,看一匡姓家人在采采湖驱逐鱼鹰捕鱼;我们乘快艇到湖中心一淤积的无名岛,看黑灶的工人磨砺刀锋割倒一茬茬麻黄色的芦苇,看鱼贩子和满脸皱纹的渔民言语不多地讨价还价。更多时候,我们选择一处中意的地方,坐视水波不停变幻着姿势,从远方流向更远的远方。

朋友虽久居北方,却谙熟南方的地理及风光。他大谈这湖过去的辉煌,湖的盛产湖的传说湖的环境还有湖面积的萎缩。而我枉会背几句写湖的诗,李白的“洞庭西望楚江分,水尽南天不见云”,元稹的“驾浪沉西日,虚空接曙河”,张孝祥的“扣舷独啸,不知今夕何夕”,都是我所钟情与陶醉的。

一湖水,给了这城市灵性、厚重、声名,也给了这城市刁难、悲痛、漂泊。我在这里生活近二十年了,而往往就是经年累月守在你身边的事物,是最容易被忽视的。这种忽视像落入水中的砂石,不是外在力量的介入,就永远保持一种沉寂的姿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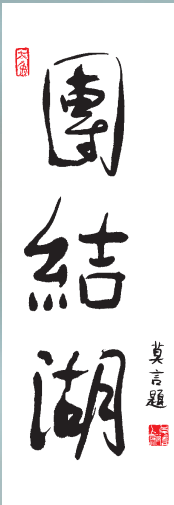
七八年前,城市滨水的岸线建起了风光旖旌的沿湖风光带。每天都有休闲的人、散步的人、看湖的人层出不穷地光顾这里。他们共同目睹过圆鼓鼓的太阳,从远处湖洲的芦苇丛中,纠结着朦胧的雾气,浮上来,或沉下去。斑驳的云影,褐黄的苇穗,随着习习的风,遥遥地与没有边际的水光呼应,注视着水的行走,人的行走。

水的行走翻开尘封的史册,原为古云梦泽一部分(春秋时,梦在楚方言中为“湖泽”之意)的洞庭湖,一直活跃在历史的记载中。北魏郦道元《水经》作注指出,湘、资、沅、澧,“凡此四水,同注洞庭,北会大江”,盛弘之《荆州记》中描绘,“巴陵南有青草湖,周围数百里,日日出没其中”,青草就是当时洞庭湖的通称。可这些历史的文字中,谁也没道出湖的生命几时诞生。这本身就是一个无解的问题。

地壳运动造就了它,历史传说解密了它。刘海戏金蟾、东方朔盗饮仙酒、舜帝二妃万里寻夫的民间传说都源于此。湖区广为流传的是,农历二月二日,龙王为下嫁湖区恶毒财主家的三公主所遭厉的不幸报仇



冬 金民杰(朝鲜)作



一代一代的父辈们,
还活在家谱里。
是东洼地的麦浪,
在阳光下一篇翻着一篇。

故乡的村庄缓慢得
在等我回去,等我

等得已经失语。
是村东头的哑巴妈妈,
逢人就比划她那,被人
拐卖了的孩子。

我已经归来得白发苍苍,
她还在我三岁的乳名里,

把心又叫疼了一次。

缓慢
故乡的村庄就是用
这样一个词语,把自己
藏在我的最初和最后里。

水的行走

□沈念

雪恨。“龙抬头”,地裂天崩,方圆八百里陷落积水成湖。当地百姓把二月二日定为龙的纪念日,也把这一天当成了洞庭湖形成纪念日。

湖没有源头,又有源头。远眺这个以马蹄形盆地出现的湖泊,但见湖湘儿女的母亲河湘江滔滔北去,万里长江滚滚东逝,湖湘大地上众多有名无名的河流情牵此地。没有哪一座湖泊具有它这般的包容。她就像覆盖源头支流的树冠,苍翠葱茏,茂盛蓬勃。

汨罗江是湖的源头支流之一。和朋友谈起曾逐水而沉的屈原,这位两千多年前的行吟诗人,笔下洞庭那么神奇。湘君和湘夫人这一对美貌的恋爱之神,乘轻快如飞的桂舟,在娓娓动听的箫声中,飘曳于秋风袅袅的洞庭秋波之上。再回溯时光深处,李白、杜甫、韩愈……那些伟大诗人的脚步、诗情,曾经跟着水流一起行走、涌动。慈氏塔、岳阳楼、怀甫亭、仙梅亭、吕仙祠……这些见证历史的建筑,至今还依湖而望,以建筑的语言续写着湖的人生,铸造着湖湘大地地域文化的符号与标志。

水的行走书写无声的言说。有水的地方就有岸,水流过,岸依归。我们的车在堤岸上奔跑。平坦的湖面下,游动的鱼群,漂摇的水草,淤积的沙石。某一处风平浪静的湖面,船泊烟生,或尖头窄肚,或围拱成室的船聚一起,铺盖成环,俨然水上“村寨”。风从船舷的空隙处荡起一声粗犷的啸声,湖湾远处苇叶间飞掠过不甘寂寞的鸟,多为白色与黑色,清瘦的身影在湖面留下一道长划长的浪痕。

岸上的渔民多数在这季节会晾晒在水中浸泡太久的渔网,聊聊平淡生活的闲言碎语。偶尔天光晴好,兴致一动的人会划一条狭长的小舟,赶一群慵懒的,把尖嘴埋进羽毛丛中梳剪的鱼鹰,在湖湾的开阔水域与鱼群嬉戏。鱼鹰的学名叫鸬鹚,它长着阔长的双翼,棕黑色羽毛层层叠叠,逮住猎物飞离水面伸展翼翅的刹那,鲜亮的羽毛透射出金属般的光泽。遇到的匡姓人家来自以水乡著称的江苏,四代人都赶过不同的鱼鹰,以水为生。匡家祖上顺水而下,鱼鹰瞬息间从水美鱼肥的湖中将猎物叼起。人和鱼鹰,都相中这岸芷汀兰、郁郁葱葱的洞庭湖,就此安营扎寨不再流浪。

人赖以生存的湖,匡爹记忆中也有过烦躁和残暴。1996年、1998年夏天,两度湖泊翻滚,洪水滔天,挣脱困缚的龙王爷怒发冲冠,集成、钱粮湖堤溃溃,一片片砖屋瓦舍与粮棉作物被夷为平地。仓皇的人们只有收拾仅存的家当,迁往境外的高地。水撕裂堤岸,虽说又有新的堤岸随流而起,但在湖区平原再也看不到好的农家建筑。

人给水出路,水给人活路。那些脸色衰黄的墙屋上,诸如此类的标语扑满灰尘。这些年来的退耕还湖,三峡大坝的筑立,留下的是一道道高筑的坚堤。沿堤看湖,倒变成了欣赏湖区最美风景的理想之地。

水的行走打开幻想的空间。和朋友拍落白日行走的疲惫,闲坐新修成的岳阳楼景区仿古城墙内的茶肆,漫谈湖的前世今生。这湖,夜色中是那么地从从容,不急不缓日夜不息地奔流着,有谁知道它背负了多少堆弃的污浊,承载了多少强加的痛苦,宽容了多少恶意的索取。可她仍像母亲对孩子一样对待着湖边栖居的人们,无怨无悔。

愈深愈黑的夜,极目难定远近。你看不清湖的面孔,只有凭着聪敏的听力去获知,让湖风——悄悄地拂动你的思绪,告诉你想知道的一切。黑暗里包藏的事物、记忆,与流淌的水波一同飘逝。我们隐隐听见水声,是湖泊拍击堤岸,又像是来自远方的湖底梦语。水不是流在湖里,而是流在一种叫“黑”的色彩里。

沿湖的灯火投到水面,成了满满的星子。湖泊奔流,人事皆非。历史的沧桑巨变和凝重呼吸就深深地植入浩渺的湖波里。清凉的湖风中夜色渐浓,这一湖奔流不息的逝水,将赴向何方?一丝一缕纠缠的生命的困惑奔袭而来,岁月的沧桑,宇宙的浩瀚,人生的苦难……思绪如湖边潜滋暗长的苇草,飘摇,飘摇。我对朋友说我不是湖边常客,我更习惯远远地听,倾听湖的心语。思索湖的前世今生,想象湖的将来。我突然想到那位在瓦尔登湖畔凛然而立的思想者梭罗说过的一句话:“在这儿可以听到河流的喧声,而早已失去自己名字的古代的风飒飒吹过我们的森林。”

“古代的风,我们的森林”。一抹微光从深邃的夜空中扑落脚下,我们的脚步尾随行走的湖水,却始终赶不上她微漾的余波。只有感受到的每一种遥远的声音,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直抵心灵。这个时刻,人的思绪会飞翔,人的精神会腾空,像自由的鸟,像射穿历史的风,像奔跑的梦想,在宽广无限的水波上独自演唱……

母亲,来世做您的观音

□张卫华

盛夏,烦躁的总是难挨。要完成这个季节的迁徙,要有足够的耐心和安详。母亲打电话过来:“怎么了,又不舒服吗?中午过来,做你爱吃的饺子。”路过小巷里细细碎碎的槐花,香砸了额头,零乱出淡绿的心情在肩头足下。母亲的家一晃就到了。是啊,似乎离母亲从未远过,哪怕是空间上的。

母亲正在忙碌,见我进来,问早饭吃没,絮絮叨叨地说不爱惜自己之类的话。这边桃,那边李,恨不得全填进闺女的肚。马上又想起,这样会影响午饭,又忙不迭地说,哦,别吃太多,别吃太多。我哭笑不得,见她低头擀饺子皮,心竟酸酸的。老妈,我来帮你吧!母亲连忙说,不用,不用,哪里用得着你!从背后抱住母亲的腰,突然很想靠在她的肩头,贴着她,闻她的味道。丫头,怎么了?我故意顽皮,嘻嘻,老妈,我小时候真的很乖吗?母亲立即眉开眼笑,絮絮不止说那些早已听腻了的陈谷子、烂芝麻。闭着眼,思绪飘得很高很远……

母亲说,我刚刚出生的时候,皮肤是透亮的,能透过小胳膊见到下面床单的花纹。不信,以为那是母亲因疼爱而恍惚了的错觉。母亲黯然,真的啊,那时你是严重的营养不良,要不,健壮的孩子哪能那样呢?说着便把白眼瞪向了父亲。父亲气短,不吭声。见他们这样,想笑。心想,多亏这样,才更接近修得个内外皆柔软。没准,这是上帝的旨意。

亦或因了孱弱,母亲对我格外小心和疼爱。小时候,她会精心给我梳各式各样的小辫子。会亲自絮了新棉花做鞋垫,一针一脚地缝,我冬天易凉的小脚从未挨过冻。她会早早准备好好学生凳上的小棉垫,引来同学羡慕的眼光。和哥同天犯了错,她会嗔怪哥没照顾好我。一起去看电影,被驮在肩头的永远是兄,哥常常愤愤不平……母亲啊,用长长短短的爱,网罗了她所能够得到的阳光,荫蔽着我的成长。我也就那么细细地、没有选择地,在母亲的大树下安静而幸福地长成一株草,一棵苗。直到有一天,突然伸伸腰,觉得应该去感知阳光和风雨,亲自。而母亲用目光栽下的大小小小的爱,成了篱笆。左突右冲,却始终是母亲篱笆里一株孱弱的植物。15岁,决心一定要有自己的生活。偷偷报考师范,完成我的教师梦。母亲失落,父亲亦失落。最后为我默默收拾行李。想到可以过集体生活,想到可以有自己的天空,心快乐得像云。母亲舍不得我汽车火车的辗转奔波,找了专门的车去送。我幸福满满的,乃至竟忘了回头看母亲一眼。汽车绝尘而去,偶回头一瞥,母亲还站在院门前,风起衣角,母亲不知是风迷了眼还是泪迷了眼,在揩眼睛。我,突然深深地自责,眼泪刷刷地流下来……母亲新做的棉被软软的,新买的狗皮褥滑滑的,而我从此是要离开母亲,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了吗?

其实自己的所谓生活并不是很美妙。没有可口的饭菜,没有母亲温软的喊起声,不会缝纽扣,不会刷鞋,一切的一切都要自己来,从头学。夕阳薄暮,就想起眼泪打转转寻找母亲的羔羊……母亲的信总是暖暖的,像她温暖的目光,来得那么及时。不懂让母亲放心,只说着自己的种种不适应,不愉快。听到母亲不安的询问,满是急切,恨不能马上飞来的样子。忽然意识到自己的无知和自私、莽撞和愚蠢。母亲终是来了。记不得她带了多少东西,满满的几个包。转瞬,我和舍友稀里哗啦地搜到完毕所有的吃食,母亲满意而又心疼地笑了。随手又掏出一条软软的乳黄色的长围巾,围在我肩头,看看,喜欢吗?镂空雕花的那种,很新颖很别致。欢喜得不行。那线很细很细,表姐说,是母亲花了几个晚上织成的,常常是半夜累酸了腰爬起来织。这围巾到现在我仍然珍藏着,想到母亲坐久灯花直到开尽,女儿的心便沦陷在她网织的所有梦里。

曙色用绵长的手指敲了敲窗,眨眨眼,醒了。母亲早就打好了水挤好了牙膏,准备好了早餐。她还要把我的自行车擦得雪亮。年轻时,气盛好强。眼中只有我的学生,对他们倾尽了全部的心血。却常常忽略母亲的付出,以为那是再自然不过,太习以为常了。就这样时好时睡睡一下,我便也成了母亲。可是更累了,更忙碌了。单位里是工作的骨干,唧唧呀呀缠在身上的孩子,学本科上研究生,总有忙不完的事。母亲就那么默默地帮我做事,承担本应该属于我的生活担子。还是那么天经地义、习以为常。她这样以为,我亦这样接受。

终于一天,当我迈上学校楼梯最后一个台阶的时候,累得睡着了。再醒来是在医院的病床上。当母亲猝然知道我的先天疾病时,也生生病了好些日子。一向刚强的她很自责,把我的病因全归结于她自己。她叹息,流泪,恨不得替了我的病。好在人家都说我是福大命大之人,一切很顺利,身体渐渐康复。我知道,那一定是上天怜悯母亲,还我健康。母亲却依旧不轻松,操不完的心。见我脸色稍稍劲劲,便揪着担心,怎么了?有没有不舒服?别做饭,到家里来吃……

姑姑说,母亲年轻的时候,是难得的大美女。雪肤,腮红,眼睛透亮得像含着水。找来母亲年轻时候的照片,深信姑姑的话是真的。嗟叹母亲不把她的美遗传给我。只是这美还未结束,又蓦地深深自责起来。母亲的哪一道皱纹不是挤干水分来滋养我的?哪一根白发不是由我而起的牵挂而渐渐褪了颜色的?正是我啊,生在母亲的脸上踏上沟壑,把母亲的黑发走成白发。想到这儿,心里有难言的痛和忧伤。

巨人安泰在传说中,只要他的身体不离开土地,也就是他的母亲地神盖娅,就会汲取无穷的力量,无往而不胜。每一个母亲都是庇佑我们的地神啊,是的,她永远给予我们力量和勇气。每一个母亲又都是自己孩子的观音,滴水净瓶柳枝一点,点点滴滴便是爱的佛光普照,母爱便是这永恒和温暖。我们所有的膜拜和敬虔先要献给,应该是自己的母亲。

有点惭愧,这领悟有点迟。或者无论怎样孝敬母亲,都永远报答不了偿不清母亲的深恩。永远也不及母亲所给予孩子的。如果还有下辈子,那么让您做我的女儿,让我做您的观音,可以吗?今生今世,我能做的,就是认认真真地生活,健康快乐地生活,惟让您安心放心地度晚年,才是我最大的孝敬。

忽然想起,母亲的生日怎么那么巧,和观音娘娘是一天呢。